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一

設官部五十一

刺史

州佐總裁

別駕從事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刺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

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

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

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

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各遣一使迎之界上錄囚

徒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皆有從事史假佐建武十一年

還奏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初聽刺史二千石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

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

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

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庶姓謂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

史三年一入奏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

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三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

中次職令上黨王天穆世襲并州刺史又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

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制

刺史初除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

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

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

民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後改為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

名及於邊遠小郡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十四年改九等州乃不徵典故之失

縣為上中下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彥謙嘗為之其刺史十四人巡

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置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輅巡郡縣十月入奏唐武德元

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二十人一道以左右臺及

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勤者為之兼按郡縣再葺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

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戍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

奏請並委之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觀察皆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

山川區域為刺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則皆古之刺史云**增**文獻通考曰宋制諸州刺史無定員無職任特以為武臣遷轉之

次序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諸州各有州刺史與古之州牧刺史大小頗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

防禦州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刺史不設明不設州刺史而州次於府各置官屬

刺史二

原黃恭交州記曰秦兼天下改牧為郡監察郡縣糾遏非常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曰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

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

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行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詭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

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寵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漢書

曰武帝時田叔少子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舉刺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尊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字貞先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 又曰种嵩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舉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冀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東觀漢記曰李珣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頗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旂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闕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憂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又曰李燾爲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驂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又曰賈琮字孟堅爲交趾刺史時州人屯兵反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車不往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

州刺史憤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曠暗之中不燃官燭 又曰周乘爲交趾刺史舉奏二郡穢濁太守屬縣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 魏志曰劉馥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立明訓禁厚華斷淫祠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匈奴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字伯元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彞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又曰張旣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又曰賈逵字梁道爲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謂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常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壁 王隱晉書曰山濤轉爲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又曰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又曰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食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彞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君秀與濤書曰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但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疋爲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爲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爲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曹嘉之晉紀曰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梁書曰蔡道恭字懷儉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司州刺史後魏圍司州會道恭病篤呼其兄弟及諸將曰以死固即母令吾沒有遺恨令取所持節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還朝欲與同誓可與棺柩相隨也 又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送迎 隋書曰劉仁恩爲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刑部尚書 會稽先賢

傳曰蔡母俊爲交州刺史詔賜高山冠絳三區擁節臨難授命立功討賊以報上心 三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界肅清 又曰韋康代父爲涼

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 華陽國志曰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志正

朝廷上下平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增唐書曰姜謩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謩至

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顏遊秦遷廉州刺史撫卹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慰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卹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誠之田疇荒廢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產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奏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願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

每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羸馬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爲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滹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願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暴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旱田致雨山出雲

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又曰開元十三年元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許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

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災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願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號鑄脚刺史 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

非粟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

績惟定與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鑑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通亡復歸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後端居靜慮而已又曰劉贊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拮拾於叢林之間猛獸將噬幼女呼號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又曰李惠登授隋州刺史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是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冉祖雍所誣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馬一匹諸子姪徒步而歸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爲廉士其寬如此又曰齊瀚定州義豐人爲汴州刺史河南爲雄郡自江淮達於河濟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惟倪若水與瀚皆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感泣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乃表薦之又曰馬燧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之又曰皇甫無逸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往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常歲終闕郡獄囚因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

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天授二年正明天后內出繡

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迴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信忠勤勞進躬親自此每
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賜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入赴難關

隴郡邑皆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賊百端說誘終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
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又曰貞元初德宗以奉先縣令鄭珣瑜爲徐州

刺史昭應縣令韋武爲遂州刺史華原縣令崔琮爲汝州刺史藍田縣令韋貞伯爲舒州刺史藍屋令李會爲
鄂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劉禹錫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錫母

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則須與子爲死別傷陛下孝理
之風伏請屈法稍移近處使得終養上曰夫爲人子每事尤須脩謹常恐貽親之憂今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

人豈可以此論度不能對上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忍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爲連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入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

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
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 又曰孔

若思爲衡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欽罪犯請
加鞠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 又曰蕭復累遷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

境內復輒以贖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不削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五代史梁書曰
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營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福州牧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

異端並河南州諸州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憲宗朝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使嘗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朝命
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壩而叛哉遂

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自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
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戚謂曰

公身俸二十石鬻有白駭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臣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後圖不亦愚乎聞者美之

刺史三

原布政 露章 梁書曰夏侯賈字世龍爲豫州刺史帛變字李龍亦爲是州並有恩惠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

露章多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焉 **立祠** 罷市 爲豫州刺史

行思德及卒人爲立祠 又曰羊祜卒人出爲巷 **執蛟** 放魚 山堂肆考曰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

蛟奮波而起 又曰唐孟簡工於書爲常州 **運覽**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百

刺史與盧全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運覽** 投環 又曰晉陶侃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百

州訪大怒敦手書警釋因遺以說玉環玉按訪投諸地武之國公宜問其故改訪梁 **種松** 植蘭 又曰唐袁仁敬

紫微香泉萬斛以爲供給有琅邪松 又曰宋羅時爲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耶州治順宇對曰此歐公之

記 **原長一州** 阜兆民 賈周禮曰太宰職云千畝以爲地教民者謂農注八州之長也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驛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

云爲之使統領二百 尚書周官以有一倡九牧以地教民者 **增古方伯** 漢舊官 合驛事類漢何武曰刺史古

州牧刺史漢舊官 **陽名子** 薛字孫山堂肆考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人感其德以名焉何武曰刺史古

原訓導諸侯 督察郡國 訓導諸侯周宣王欲得書曰朱博奏漢家之置郡縣即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使

安寧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威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如高第補 **施教九郡** 宣風萬里 晉書

九郡沈字處道爲豫州刺史史曰太守教民若軍衛軍中允清識文武之才宜令宣風萬里爲青州刺史別駕主簿本

求者德 旌顯異行 續漢書曰郭伋字公衡并州刺史前德雄俊後設客積財不貴有才氣而任事分色老少相攜邀迎

家傳曰陶清爲荆州刺史史異行 **石崇積財** 王戎治宅 遠使商客積財不貴有才氣而任事分色老少相攜邀迎

詔以賸論遷豫州刺史官 **勿令領兵** 不宜去武 魏志曰杜恕字季武爲兗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百

龍軍役山濤起以爲不宜去州郡 **千騎長人** 三虎隨喪 拜兖州刺史東平人謂諸侯也 **立祠** 罷市 爲豫州刺史

武備後寇賊起以爲不宜去州郡 **千騎長人** 三虎隨喪 拜兖州刺史東平人謂諸侯也 **立祠** 罷市 爲豫州刺史

經學政事 撫字催科 陽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州刺史以經學士民講誨有政事虎侯也 **立祠** 罷市 爲豫州刺史

又曰秋仁傑為寧州刺史德美郭翰巡議選朝臣詔舉良才臣天中記曰開元十一年山東早朝議選朝

者帝元帝過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亟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

主戒之曰州刺史書道亦易事微難其身正還朝人歌之易又曰王雍為相州刺史無留無滯亦易亦難

記曰澤州刺史神武欲執還仍陽州為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載下馬銓千餘皆解不受難餘留關神武嘉歎乃留

焉治尚簡易政號廉平山堂肆考曰唐獨孤及為常州刺史治尚簡易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廣設耳目

宜用心腹又曰陽遠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懷廣設耳目時難治宜有千里眼

唐宣宗詔刺史不重內官輕外令職授師牧伯察望於臺閣寺監又曰選賢良分典大州刺史太

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令職授師牧伯察望於臺閣寺監又曰選賢良分典大州刺史太

御十人各立御史大夫檢校再思等鑄鐵灌賊哭金感首鐵持魏揚賊除定謂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鐵

毗對金勳哭謂之曰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以此金多者為號遇相攻奪毗諸首感悟遂不相攻擊有君子心

方伯體又曰隋楊達為鄆州刺史相滅今將以此金多者為號遇相攻奪毗諸首感悟遂不相攻擊有君子心

本州又曰唐韓休為饒州刺史休曰東西京之弊而不救所宜為政稅賦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

器於本州齋園書就道畫像自戒哦詩自娛又曰唐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惟焚香或詩以自娛

父子風教兄弟聲譽又曰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去十人戴市盜猶其父執又曰歸首述祖原之

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風觀月樓三梁十驛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御史兄弟相鍾為守並馳聲譽廉能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金聲下車驗獄單騎造營又曰隋辛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散大吏方重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玉色下車驗獄單騎造營又曰隋辛公義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散大吏方重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鞭人持稻與軍采葛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先無儲蓄遽而與賊人稻執而鞭之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言笑可述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上計京邑早有威名人俗荒曠多為盜賊為立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寇為梁州刺史州人俗荒曠多為盜賊為立序勸農桑數年之間風俗頓革又曰唐裴君卿為濟州刺史

又曰魏楊津收現有一老母云是已子津於是遠騎追收並餉俱獲人著其色衣乘其馬州刺史在城東被殺者有

安皆為講說教授之又飛鳥食蝗大駭食獸千又羣下食蝗殆盡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後魏時數有猛獸為

作刺史裁勒於州門又飛鳥食蝗大駭食獸千又羣下食蝗殆盡秦二州刺史時蝗害禾後魏時數有猛獸為

開益頁白長二四十一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設官部刺史

暴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忽有郡神相迎伯元來謝又曰唐張開為荊州刺史問其故對曰某州前被甲冑者
大駭食獸咸以名為化感所致耳又曰晉謝安初為荊州刺史先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州前被甲冑者
薄忽起為岸夜夢有張人自相迎伯元又曰謝安初為荊州刺史先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州前被甲冑者
又曰唐張光輔討越王以周軍賊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上方劍加為豫州刺史死後仁傑曰
南者一越王公輔討越王以周軍賊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上方劍加為豫州刺史死後仁傑曰
州刺史禮接儒士世又為團練使為秦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劍加為豫州刺史死後仁傑曰
後人為之唐刺史史鼻亭祠乃曰邵公之德關而不禮見邵公廟聚曰戴乃表
刺史奏還信州移稅便利之毀其祠柳宗元州城毀鼻亭祠記此
對源之得才否狀一輒疏於下擬萬賦置二萬石唐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與
井泉湧民天中記獨宿謝庭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蹂躪城隍廟舉酒祝神曰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恩
橋而掘井泉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陸贄十善蕭恪四客德宿老名望素重者刺史史無傷恩
俱事被接遇並有蓄積故樊鄧歌之云江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夢三口刀又曰楊德幹歷齊州刺史相刀人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益州刺史不持刀又曰楊德幹歷齊州刺史相刀人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至益州刺史不持刀又曰楊德幹歷齊州刺史相刀人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中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管弓矢文士下筆
合歸事類曰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人殷浩等乘月登樓接飲而亮至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運米自給思平御覽曰王恩示之曰刺史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大歡督工之賜錢三十萬又曰
五州刺史織毫里運米自給思平御覽曰王恩示之曰刺史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大歡督工之賜錢三十萬又曰
復拜洛州刺史又曰藏石苞為徐州刺史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達法度功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還公笏於是
甘露降庭嘉禾出境又曰隋令狐熙復拜洛州刺史來威奉笏以見上曰雖達法度功乃惟利是視孤負朕心還公笏於是
樹州境上悅其能賜粟五百斛史載有惠政嘉禾連出
居之名曰義舍募堡公田
之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半界之歲入凡三萬斛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復拜趙州刺史先言於上曰臣前荷罪相若神明故戴帽謝罪復為相州刺史
變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復拜趙州刺史先言於上曰臣前荷罪相若神明故戴帽謝罪復為相州刺史

又曰吳越僭號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
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姑
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第一驛馬一匹追鋒車一乘臥乘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
學設餅果摘無所容遂為良孫順德軍給追鋒車一乘臥乘車一乘王隱晉書曰杜
在州未嘗嬉戲端然讀書門無私調有公孫尚儀楊君英蕭德
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其簡靜如此

刺史四

原岳牧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諸侯古諸侯也
列岳刺郡隼旗熊軾形檐白帖
朱轡漢書曰二千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樂職白帖曰王褒為益州刺
置兵又曰魏司馬朗請州郡宜
高

車蓋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霽威嚴朝廷弱翁公行方直願少藏器多身軀其言為霽
嚴威九州之長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鄭註
十有三牧漢官解詁曰京畿十
銅印墨綬詳通

銀印青綬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綬和元
位居牧伯又曰今刺史居牧伯
位下大夫漢書朱博傳曰典與
分刺

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選二千石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選任重
諸州漢書百官志曰秦有監察御史監諸郡
分部督察漢官解詁曰京畿十有三牧分部
刺舉州事

應劭漢官儀曰監御史三代之伯
盡部州境山諫之丹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
天子所使黃文州記
漢與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
盡部州境山諫之丹陽記曰漢承秦罷侯置守至
天子所使黃文州記

言為天子之使也
奉詔條察漢書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元封
乘驛奏事應劭漢官儀曰漢武元封四年
三年奏事王隱晉書曰太康三年罷刺史將
懷以道德又曰阮瞻遷平南將軍
示以恩信晉書曰唐彬

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形既至鎮訓卒
獎勵風俗晉中興書太原溫錄云溫嶠字太真代應詹為江
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
將士咸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
盜賊自止書

人稱頌獎
清淨化人魏書曰劉震為兗州刺
將士咸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
盜賊自止書

風俗
清淨化人魏書曰劉震為兗州刺
將士咸服魏志曰田豫領并州刺史清約儉
盜賊自止書

居部歲餘盜賊自止
計日受俸謝承後漢書曰揚受俸餘不私門家至貧任城相自為
十日一炊又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
不畏彊禦又曰陳翔遷揚州刺史
不事上司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
王

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不畏彊禦又曰陳翔遷揚州刺史
不事上司魏志曰崔林為幽州刺史在
王

遷後濁晉中興書曰王遜為廣州刺史民人謂者多
車永食濁刺史居官貪濁
神馬白鳥白帖曰王阜

有神馬察過詔條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
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白鳥見察過詔條又曰丞相司直郭欽奏豫州鮑宣煩苛代二
行去法駕又曰郭欽又奏鮑宣行去法

州監額屬卷三百十一設官部刺史

見碑墮淚又曰羊枯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鹿詣闕乞留又曰種嵩字景伯為梁州被徵吏民詣

漢陽界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感號為隆波碑屈公卧治太平有足疾上謂之

十里不得乘車增為朕卧治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三十里為朕卧治屈公卧治太平有足疾上謂之

公卧治之於美酒足堪養病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損功名也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千石十餘人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遷洛州刺史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者賦貧民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活汝耶因相與泣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事迎醫療之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命正得一州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與典籤共臨之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美銀疑一州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生州署民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儀鳳間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資言古者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懷之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水淺不通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史暴至浮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西州心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三為交趾推誠御下郡國推心委公等曰史寧謂其使人州刺史遣使涼州孤解印以衣公推心以委公

賜錢米絹布太平御覽曰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議羣臣曰呂岱出

驛驛帛穀又曰名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祿能延嘉之還龍驤將軍賜驛驛帛穀

在此州飲水又曰實城為原州刺史其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常與

臣曰郡都天下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當以卿應之

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最賜帛三百匹當以卿應之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訪使小吏有罪誅之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相遠謂彼不曉吾之言耶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能治劇王基南方稱之

賈充綏靖西夏晉起居注曰王基為荆州刺史明制

呂岱不餉妻子吳志曰呂岱妻于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議羣臣曰呂岱出

池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化大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曰謝桑字克卿遷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

此者朕不憂天下又曰刑罰威名當以卿應之

益州險遠以親鎮之晉起居注曰王基為荆州刺史明制

士敬為湘州刺史中宗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當共理之朝

播冀黃之政必務六條任分憂之寄

刺史五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

原詩梁元帝後臨荆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所

冀方留憤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疎簾度晚光綺錢臨仄宇阿閣繞長廊又示

民吏詩曰關里尚攜謙瀨一作鄉裁知足吾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

開盤頭局設官部刺史

爲鄒魯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

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

治豈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摘錮兩馭黠震豺狸 **唐**王維送梓州李使君

詩曰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幢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韓翃送鄂州郎使君詩曰千人插羽迎知是范宣城暮雪楚山冷春江漢水清紅鮮供客飯翠竹引舟行一

別何時見相思芳草生 劉長卿餘干夜宴奉餞前蘇州韋使君詩曰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關心行春五馬急

向夜一猿深山過康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容棲托分猶戀舊棠陰 又送柳使君赴袁州詩曰宜陽出守新恩

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窗裏

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韓翃寄徐州鄭使君詩曰江城五馬楚雲邊不羨雍容畫省年才子舊稱何水部使君

還繼謝臨川射堂草遍收殘雨官路人稀對夕天雖卧郡齋千里隔與君同見月初圓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詩曰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輪蕉戶水鎮應多養

鴨欄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又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詩曰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去

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閨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

春 宋林逋淮甸城居寄任刺史詩曰擾擾非我事深居斷俗情石莎無雨瘦秋竹共蟬清劍在慵開拂詩難

憶細評寥然獨檣枕淮月上山城

唐元稹授韓察等明通沔三州刺史制曰朕子育兆人凜乎懼一物之不至將我德澤流布於遠邇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具官韓察等久於吏職皆著能名或常奉詔條風聲尚在或歷居郊甸惠養有方命汝臨人勿

違其俗夫明近於海儒則姦生通邇於巴急則吏擾沔當津會滯則人怨推是三者引而伸之然後可以分吾

憂矣爾其勉之 白居易除郎官分牧諸州制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也朕每

三復安得循理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

尤重是用竝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間期於報政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

代 杜牧授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具官竇弘餘蘇莊等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撫重之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康悉心爲理謹身律下節用愛人南陽古都近者小擾臨海越俗尤錯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仕至二千石可庇人矣無異文律不自貴重副疲羸之望者須念終始坐狂愚之罪者勿論深污各應寵祿無忝分寄

原碑後漢蔡邕荊州刺史使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爲荊州刺史仗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桑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齊衆鄉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於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慨然迴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毓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惟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效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溫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彞侯其是寧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鐘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乎恥斯鳥獸狝

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袞闕故已援墜極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玉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閒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遠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璫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爲氏俾侯於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比德璫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慕容燕文帝見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遼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留心職任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妨殊俗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譏渭南千頃之竹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爲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實言謂身文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爲讀山銘

原墓誌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武勲合奇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凜凜然以中原爲已任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渭然後高卧閒帷晤言空谷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蹈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鐘良史有功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爪牙出司襟帶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爲上等政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濠水易收祕丘元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駢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哈諸戎麗德高聲肆言羣逆胡曩總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刀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財輕簞簞義重嵩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滿席每至